

書名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點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34000

卷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漢字曰靈也靈心影現百
道不窮不刻死然之印授於者
下不勃漫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
而有績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
益於三國水滸乎曰不也燕越不
函傳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

日你是那裡人為甚啼哭
那知人曰官人不知容奴
查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
同爹再來這清州投奔親
眷不想被移南亦去了用
親在店中染病身故父子
二人流落在此此間有一
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
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婚作
妾寫了三千貫虛錢假火
照書娶了奴家家及三月
人眼子將奴家趕出外來
逼要原銀與奴家親屬窮

吾恨不車裂汝以謝天下卓大怒命牽山前斷之乎
臨死罵不絕口人有詩讚之曰
漢末忠臣說任平 冲天稟氣世間無
朝堂殺賊名猶在 萬古堪稱大丈夫
卓自此出入常帶甲士護衛時袁紹在渤海聞知
董卓弄權乃差人齎書來見王允
大寫袁紹欲害書後伏與兵會盟 書曰
核叙出王允亦姓書 袁曰
賊卓欺大處弄人不忍言而公為其賊恩如不聽
聞之恨國被忠之臣哉紹今集兵練卒欲搗滅王
室未敢輕動公若有心當乘間圖之倘有驅使即
當奉命
王允得書尋無計一日于侍班閣下內見管轄具

知他爭競不得汲李何爹
親自少教得奴家套把曲
兒在酒樓上討座子每日
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
些少父子做盤纏這兩日
酒店客少違了他限錢怕
他來討時受他羞恥父子
們因此啼哭不想沖犯了
官人望乞恕罪管達交問
你姓甚處在那裡住鄭大
官人在那裡住老兒曰小
的姓金排行第二女兒名
喚金蓮鄭大官人便是

在元日今日老夫賤降晚間敢屈眾位到舍小酌請
眾官吃司徒書酒正為天
王允設宴後堂公卿皆至酒行數巡王允忽然掩面
大哭
絕不說迎胸中心事 然放聲大哭一則想着
前日天子臨書酒之 眼淚一則引由今日眾人
吃壽酒之 眼淚也
是至情亦是妙用 眾官倦問曰司徒書誕何故發悲
之曰今日並非賤降因欲與眾位一敘恐董卓見疑
故託言耳董卓欺主弄權社稷且多難保想高皇許
秦滅楚奄有天下誰想傳至今日乃喪于董卓之手
此吾所以哭也于是眾官皆哭
徒作楚回相對亦何益耶 半巾一
人獨撫掌大笑
眾人皆哭我獨笑 曰滿朝公卿夜哭到
明明哭到夜還能哭死董卓否
妙語 允視之乃驍騎
校尉曹操也
與見出允怒曰汝祖宗亦食祿漢朝今

元橋下賣肉的郵局號
鎮關西老漢父子在東門
魯象客店安下信連日倦
只道是那個郵官人原來
是宰豬的郵局這個膾膾
的潑才投在着俺小種經
畧相公門下做個肉舖戶
敢這等欺人却請李忠史
進日你二人在此坐看待
酒家去打死了這厮來史
進李忠拖住勸曰哥哥自
怒明日再與李忠進
老見酒家與此些些纏纏
不忠報國而反笑即操曰吾非笑別事笑眾位無一
計殺董卓耳操雖不煩即斷董卓頭懸之都門以
謝天下此言先避席問曰孟德有何高見操曰近日
操屈身以事卓者實欲乘間圖之耳有人今卓頗信
操操因得時近卓關前徒有七寶刀一口願借與操
入相府刺殺之雖死不恨袁紹致書孟德請刀孟德曰
孟德果有是心天下幸甚遂親自酌酒奉操操濕酒
遂誓死隨取寶刀與之操藏刀飲酒畢即起身辭別
眾官而去有得操勸色眾官又坐一回亦俱
散訖次日曹操佩着寶刀來至相府問云相何在從
人云在小閣中操遂入見書卓坐于床上操侍立
于側操手至此為操卓曰孟德來何遲操曰馬行
遲耳操操曰吾有西涼進來好馬

曰回家去罷公老父子告
曰若待回家天時便是重
生父母奈店主人不肯放
魯道曰這倘不妨事便取
出三兩銀子放在桌上對
史進曰你有銀子借些與
酒家酒家就還史進便云
包裏內取出十兩銀子放
在桌上又顧李忠曰你也
借些李忠只有二兩曾送
歲將這十五兩銀子與金
老見分付曰你拿去做盤
纏一面收拾早明早我
下曰操有寶刀一口獻上恩相明變是奸雄
刺卓何必寶刀其所以請寶刀者預早按視之見
為地也戲刀之舉未必不在曹操算中操卓按視之見
其刀長尺餘上寶鞍極其鋒和果寶刀也操卓
操曰此賊當休矣我
操曰此賊當休矣我
操曰此賊當休矣我
操曰此賊當休矣我

才安頭你們起身金老
子拜謝去了三人又吃了
兩盞酒遠了酒錢出了
店到街頭分別各回金
見得了這十五兩銀子
到店中先去城外買了一
輛車見收拾行李遠了
錢次早起吃了飯去
漸明只見金老走入店來
高叫曰金老你去便去
甚感金老引女兒挑担
便行小二在店金公報
里去曾逢問曰他少修房
如此實刃回不遂通與呂補收了操解兩付
布先及刃後 朝明朗行
願借試一騎 妙適未及試刃今
幸馬出相府 朝明望東南而去
此地地奸雄 布對卓曰適來曹掾似有行刺之狀
皮肉被砍 卓曰吾亦疑之此
言並不 正說語間適李儒來
告之儒曰操無妻小在京 惟具如此所以去得放心
口中所說 只猶居寓所今差人往召如彼無疑而便
及則是獻刃如推托不來則必是行刺便可擒而問
惜有重車 卓然再說則差獄半四人生擒操
左帶幸便是 去了良久孟德去 回報曰操不曾回里

錢應小二曰房錢都籌還
了只少了鄭人官人的銀
身錢未還着落小八看店
曾違曰鄭盾的錢酒家自
還他且救他們回鄉去小
二堅執不肯彼曾違一舉
打去口中吐血扒起便走
金老父子慌忙離了店去
了曾違逃到鄭屠家來鄭
屠正在門首賣肉曾違走
到門前門一聲鄭屠與屠
慌忙回櫃暗地便請坐
曾違曰奉着經恩相公鈞
來馬飛出東門門東門操操曰丞相差我有餘急公
爭統馬而去矣補然來前 儒曰操賊心虛逃
氣行刺無疑矣補然如自我如此重用反欲害我備
曰此必有同謀者待我查探便可知矣讀書
卓遂令備行文書書影圖形捉拿曹掾操者
賞千金封萬戶侯窩藏者同罪且說曹掾逃出城外
飛奔誰路經中牟縣為司關軍士所獲讀書者至
曹掾着意且金令且不说出將操言我是宰
為子文擔擔 擒是縣令是說好 操言我是宰
拘獲姓皇甫 何不云新 縣令執視曹掾沉吟半响身
為疑不定 乃曰吾前在洛陽求官時曾認得汝是曹
操如何隱諱且把來監下明日解去京師請賞此
後和說出 把開軍士賜以酒食而去此至夜分

旨要十觔精肉切做臊子縣令喚親隨人暗地取出膏操直至後院中窺死細
 鄭屠叫使頭快選好的切此物視沉吟問曰我聞丞相待汝不薄何故自取其
 十觔去魯道自要係自家禍操曰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汝既至住我便當解去
 切鄭屠曰小人何自切遂請當何必多問此語亦須以此言動縣令屏退左右
 選了十觔精肉細細的切細請操曰汝休小觀我非俗吏余未遇其主耳能
 做臊子那小二正來鄭屠人操曰吾祖宗世食漢祿若不思報國與禽獸何異
 家報知公老之事都是魯道坐在內察門還不敢進偏定好經會吾屬身事皇者欲乘間圖之為國除害
 前速速去在島簷下切鄭言今事不成乃天意也行正人縣令曰孟德此
 屠切了內用荷菜包了臊子將欲何往請得操曰吾將歸鄉里發矯詔召天下
 逢日再要十觔都是肥肉諸侯與兵共誅董卓之頭也請厄氣其、後文
 也要切做臊子鄭屠曰小令聞言乃親釋其縛扶之上坐再拜曰公真天下忠
 人便切又與魚肝也操獨斷後信請書者至此亦幾信少亦

切做臊子亦把荷葉包了曹操亦拜問縣令姓名縣令曰吾姓陳名宮字公臺
 魯道曰再要十觔十金軟至此方出老母妻子皆在東郡此處先說老母妻子
 魯道也要細細切作臊子鄭姓魯姓今感公忠義願棄一官從公而逃此處對後白門樓中語
 魯道曰却是來消遣我魯不可謂操甚喜是後陳宮收拾盤費與曹操更衣易
 達聽罷跳將起來睜眼看不厚矣服各背劍一口細乘馬投故鄉來行了三日至成皋

着鄭屠曰酒家特地要消地方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處二語是絕妙語
 道你把兩包肉臊子劈面曰此間有一人姓呂名伯奢是吾父結義弟兄就往

打去鄭屠大奴紛紛案上問家中消息覓一宿何如操曰最好二人至班

搶了一把尖刀跳將出來前下馬人見伯奢曰我聞朝廷通行文書捉汝甚

就要揪管達被曹達就執急汲汲已避陳留去了應上家中汝如何得至此操

接住下刀望小腹上只告以前事曰若非陳縣令已粉骨碎身矣操曰自門

膠腸倒了便踏住胸前提說此伯奢拜陳宮曰小姪若非使君曹氏滅門與

起拳頭看着鄭屠曰酒家曹

給從老種經客相公飲到
關西五路廉訪便也不枉
了此做鎮門西你是會賣
肉酌屠戶狗一般的人也
可做鎮門西你如何強騙
了金翠蓮只一本正打中
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昌
子全在一邊鄭屠將不起
來口裡只叫打得好曾遠
見你還敢應口望眼睛昏
俯上又打一拳打得眼珠
突出兩傍看的人懼怕不
敢動又打一拳太陽上

幸不波得君家都
節刻有滅門之禍使君肯懷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
舍宿止竟說罷即起身入內良久乃出動身與陳
官曰老夫家無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來相待言訖
匆匆上驢而去更長探與官坐久忽聞莊後有磨刀
之聲驚疑探曰伯伯奪非吾至親應上待義此豈可
疑當請德之微探探之請書二人潛步入草堂後
但聞人語曰縛而殺之何如殺探曰是矣臺神今若
不先下手必遭擒獲且陳官拔劍直入不問男女
皆殺之下曾在董家協刀大連殺紅八口無一全
搜至庭下却見縛一書人及一婦人曾以人為塊今
氏全家被殺的皆其也此傷官曰吾心已平誤以
奇與否則何以有此惡報也官曰吾心已平誤以
人矣急出莊上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見個着藍衫

父親日後地上要這個人
用不便府君自下官罰了

其餘諸人紛紛滾滾不過如自茅之藉地而
已

情因會行臣稟遂經
畧回手府衙即喚緝捕使
臣押下火牌捉拿犯人會
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
就帶了二十箇土兵巡到
曾達處有旁邊人曰恰纔
背着包袱提了短刀去了
王觀察只得提左右鄰舍
同到州衙回話曾達懼罪
出逃不知去向府尹見說
即差人依限緝捕行拘拏

袁術不識道德無足貴也本初亦是公家
乃亦拘牽俗見不能格外用人此道德之所以
為可見也今人都罵道德奸雄恐奸雄非尋
常人所可罵遠應蓋德罵人不姓雄耳
甚矣目前地位之不足量英雄也十八鎮諸侯
以盟主推袁紹而後來分鼎竟屬孫曹且孫曹
雖為吳魏之祖而僭號稱尊尚在後嗣其異日
堂堂天子正位繼統者乃立公孫瓚曹後之一
縣令嗚呼英雄豈易量哉公孫瓚曹後之一人
為驚天動地之人而此一人又有背後之兩人

捕交書中賞錢一千貫寫

了曾進德貌畫了形圖到

處張掛却說曾進德了消

州東逃西奔行了半月之

間走到代州人城看時只

見一簇人圍住在上堂衙

頭看榜但見

按肩塔層交頸並頭紛

紛不辨聲息羨羨難分

賞賤張三秦解之識字

只將頭塔字四然然看

別人也將脚壓白頭之

便書將榜柱豎豎

又是驚天動地之入英雄不得志時往往居人

首後俗眼不能識直待其驚天動地而後墮前

者立人背後之日交臂失之孰知其背後冷矣

之意固已視十八路諸侯如草芥矣

却說陳宮臨欲下手殺曹操忽轉念曰我為國家

他到此殺之不義不若兼而他往插刺上馬不若天

明自投東都去了陳宮不隨曹操可謂知人然終不

覺不見陳宮此布則猶張為知人也此人見我說這雨句疑我不仁

我自以為不仁可謂自知之非棄我而去吾當急行不可久留遂連

夜到陳留尋見父親備說前事欲散家資招募義兵

父言汝少壯一不成事此間有孝廉徐庶則仗義其

家巨富汝必不疎財者必不富今日汝財在

而父曰其家巨富何也蓋不疎財者書成其

長書生却把文房抄款

日行行都是蕭何法可

句盡依律令行

曹達見眾人看榜也錯人

人叢裡瞧見眾人說道代

州鴈門縣秦太原府指

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

捉打死鄭屠犯人曹達即

係經畧府提轄如有入停

留在家者即與犯人同罪

若有人捕獲前來或有告

到官者給賞錢一千貫交

曹達正聽那里忽背後

曹達不使人知言身自其若得相助事可圖矣操

置酒延延拜請得去到家告曰今漢室無主董卓專

權欺君害民天下切齒操欲力扶社稷恨力不足公

乃中義之士敢亦相助衛宏曰吾有是心久矣恨未

遇英雄耳既孟德有大志願將家資相助脫盡富人

操大喜於是先發矯詔馳報各道然後招集義

兵起招兵白旗一面上書忠義二字有聲有色古

未有不借此不數日間應募之士如雨驍集一日有

一箇陽平衛國人姓樂名進字茂諱來投曹操又有

一箇山陽鉅鹿人姓李名福字曼成也來投曹操探

皆留為帳前吏又有沛國譙人夏侯惇字元讓及吳

侯景之後自小習錢糧年十四從師學武有人為

一人大呼曰張大球你如其師辱殺之逃於外方聞知曹操起兵與其族弟
何在此此地魯達到巷口侯淵兩箇各引壯士入來會李典樂進各白一人
不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來夏侯惇夏侯淵却

第四回 趙貞吉重修文殊院

曹智深大開五臺山

張難逃入代州

恩人相遇尋相刺

只因法網重重佈

且把空門好修

打坐赤神來解脫

粗茶淡飯度春秋

他年可與曹緣滿

好向爾國裡遊

當時魯達回頭一看却是

滑州酒樓上拔了的金老

直拖魯達到僻淨處謂曰

恩人你好大胆見今張掛

榜又捏你緣何却去看榜

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

被他們拿去魯達曰酒家

為你郵房被我三拳打死

因此逃走至此你緣何也

在這里金老自自從恩人

救拔本欲要回東京又怕

那斯杆索只須隨路走

操等讀以表布告天下董早款二兩地滅國祗
君機亂宮豈敢害生靈狠心不仁罪惡充積今奉
天子密詔大集義兵誓欲掃清華夏勅徵羣凶望
興義師共濟公憤扶持王室拯救黎民檄文到日
可速奉行

操發檄文去後各鎮諸侯皆起兵相應

第一鎮後將軍南陽太守袁術

第二鎮冀州刺史韓馥

第三鎮豫州刺史孔楡

第四鎮交州刺史劉岱

第五鎮河內郡太守王匡

第六鎮陳留太守張邈

操等讀以表布告天下董早款二兩地滅國祗
君機亂宮豈敢害生靈狠心不仁罪惡充積今奉
天子密詔大集義兵誓欲掃清華夏勅徵羣凶望
興義師共濟公憤扶持王室拯救黎民檄文到日
可速奉行

操發檄文去後各鎮諸侯皆起兵相應

第一鎮後將軍南陽太守袁術

第二鎮冀州刺史韓馥

第三鎮豫州刺史孔楡

第四鎮交州刺史劉岱

第五鎮河內郡太守王匡

第六鎮陳留太守張邈

走却撞見一個田鄰在這
第七鎮東郡太守高瑁

里做官言辭老漢父子在
第六鎮山陽太守袁遺

這里就與我女兒作姊妹
第九鎮濟北相鮑信

與此處一個大財主趙員
第十鎮北海太守孔融

紅香作外宅衣食豐足皆
第十一鎮廣陵太守張超

出于恩人我女兒常對也
第十二鎮徐州刺史陶謙

孤老說提轄大恩員外亦
第十三鎮西涼太守馬騰

說念的得與恩人一會且
第十四鎮北平太守公孫瓚

請到家却再商議會連隨
第十五鎮上黨太守張揚

金老到西首老兒揭起廉
第十六鎮烏程侯長沙太守孫堅

了斗口我兒大恩人在此
第十七鎮祁鄉侯渤海太守袁紹

那女子濃粧艷飾能出
諸處馬步多少等有三萬者有二萬者有一萬者

水請會連正坐拜下四拜諸

曰若拜恩人重敢忘有今日
官政時接洽與我且說北平太守公孫瓚

曰便請會連上樓坐定老
一苗五千路經德州平原縣正行之間適見

見分附女兒陪侍着恩人
中一面與恩人交迎瓚視之乃劉玄德也

自去安排酒來父子二人
候之內却從公孫瓚路上相遇故得有意無意

輪次把盞奉老倒地便拜
孰知後來虎牢關前當先出色者乃是此人

會連曰老人家只顧拜做
曰賢弟何故在此玄德曰昔日蒙兄保備為平原縣

甚感全老曰老漢自到這
今合聞大軍過此特來奉候就請兄長入城歇馬

里立個紅硃牌牌上寫着
指開張而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此關羽張飛備結

恩人姓名且及一炷香
義兄弟也瓚曰乃同破黃巾者乎玄德曰皆此二人

子二人禮拜今日見恩人
之力張飛曰張飛表關水瓚曰今居何職玄德答曰開

正身如何不拜會連曰難
羽為馬弓手張飛為步弓手瓚嘆曰如此可謂埋沒



英雄如此為之一嘆今董卓作亂天下諸侯共往誅
至晚只見了家來親自官之醫弟可棄此卑官一同討賊力扶漢室若何玄德

人回來子金老便下樓來
請官人上樓說道此位官
人便是官提轄官人便
拜曰聞名不如見面曾道
回禮曰這位官人就是
塔底金老自然再備酒
相待員外曰久聞提轄
傑今天賜相見實為厚
曾道曰酒家是個愚人
又犯罪過若家員外不棄
紹為相識員外大喜飲
各去歇息次日員外曰
此處恐不便請到

曰願往張飛曰當時若容我殺了此賊免有今日之
事決人快事又雲長曰事已至此即當收拾前去
德開張引數騎跟公孫瓚來曹操接着眾諸侯亦陸
續皆至各自安營曹操連接三百餘里操乃率牛殺
馬大會諸侯商議進兵之策太守王匡曰今奉大義
必立盟誓眾聽約束然後進兵操曰袁本初四世三
公門多故更漢朝名相之裔可為盟主不過以門紹
再三推辭眾皆曰非本初不可紹方應允次日與眾
三層遍列五方旌旗幟上建白旄黃旗兵符將印請
紹登壇紹整衣佩劍慨然而上焚香再拜其盟曰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亂國加至
其虐流百姓紹等懼世穆淪喪糾合義兵共赴國

生去住幾時曾道拜謝
謝子金老父子相起員外
並馬到生前下馬直草
堂賓主而坐一面置酒相
待一連住了五七日忽一
日金老奔來庄上候對員
外曾道曰昨日有四個倭
公的來鄉舍街坊打聽得
知恩人在此要來村裡緝
捕倘有疎失如之奈何曾
達曰待的時酒家自去便
了員外曰我有個道理
提轄避難只恐提轄不肯

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救危難必無二志有渝
此盟者陸其命無克濟青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
皆鑒之

讀畢歎血眾因其辭氣慷慨皆涕泗橫流彰血已罷
下壇眾扶紹升帳而坐兩行依爵位年齒分列坐定
操行酒數巡言曰今日既立盟主各聽調遣同扶國
家勿以強弱訂較袁紹曰紹雖不才既承公等
推為盟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國有常刑軍有紀律
各宜遵守勿得違犯眾皆曰惟命是聽紹曰吾弟袁
術總督糧草應付諸軍無使有缺缺後不肯更須一
人為先鋒直抵汜水關挑戰各據險要以為接應
長沙太守孫堅出曰堅願為前部此處紹曰文臺

長沙太守孫堅出曰堅願為前部此處紹曰文臺

曾達白酒家是個該死的勇烈河當此任堅遂引本部人馬殺奔泃水關來守
人但得一處安身有甚不關將士差流皇馬往洛陽丞相府告急重早自尋大
肯負不自離此處三十餘權之後每日飲宴不備接得告急文書運來原卓卓
里有座五台山原是支殊大驚急聚眾將商議溫侯呂布挺身出曰父親勿慮
華進道場寺中有七百餘人為頭的智長老我嘗
許下剃度一僧給下五
花度牒在此只不負有心
腹之人了這愿心若我摸
轄肯時可認做我的兄弟
一應費用都是某備辦管
達壽思曰多蒙長老作主
酒家情願做和尚趙真不



連夜收拾禮物次日使坐
客挑送上山先去通報智
真長老引眾僧出山外迎
接趙真外和僧還向前施
禮同人方丈果然好座大
利相見

山門侵曉僧佛殿接音
雲籠樓與月窟相連經
閣其峰對立香積厨
通一泓泉水眾僧雲納
四面迴響老僧方丈斗
牛邊神客慈雲雲霧裡
七層寶塔雲霄千百
頭功暗換其弟鮑忠將馬步軍三千選抄小路直
到關下揚威鼓引鐵騎五百飛下關來大喝賊將
休走鮑忠急待退被華雄手起刀落斬于馬下先鳥
之死以說 生擒將校極多華雄遣人賫鮑忠首級來
相府報捷早加雄為都督却說孫堅引四將直進關
前那四將第一箇名平托土垠人姓程名普字德謀
使一條鐵脊蛇矛第二箇姓黃名蓋字公覆家隴人
也使鐵鞭第三箇姓韓名富字義公滄西今支人也
使一口大刀第四箇姓祖名茂字大榮與都督眷人
也使雙刀孫堅披爛銀鍔表赤憤此處先有赤憤精
古縱刀騎花鬃馬指關上而罵曰助惡匹夫何不早
降華雄則將胡軫引兵五千出關迎戰程普

聖僧大利

管三三請員外僧達到
方丈客席而坐僧達使去
下平坐定員外問達其低
言自你來這里出家如何
便與長老對坐僧達曰是
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一
邊庄客搬將禮物擺在兩
前長老曰何故坐此禮
員外曰某日前有一條麻
心許刺一僧來賣利度課
詞薄前已寫了到今不曾
剃度今有這僧來弟姓魯

不直取胡軫門不數合程普則中胡軫啣死干馬
下寫程普正是高孫堅
石如雨絲堅引兵回至梁東屯佳使人於袁紹處報
捷就於袁術處借糧或說備曰孫堅乃江東猛虎若
打破洛陽殺了董卓正是除狼而得虎也今不與糧
彼軍必散術聽之不發糧草袁術誤事以軍缺食
軍中自亂細作報上關來李肅為華雄謀曰今夜我
引一軍從小路下關襲孫堅其後將士捕其前關堅
可於孫堅之便令軍士飽餐止關堅今夜下關
是夜月白風清關公亦到孫堅時已具半夜鼓譟
直進關前被關上馬正迎孫堅兩馬相聞不數
合後面至關前到首天價及之火來關公之放火

各處軍漢出身因見此世
歡幸情願棄俗出家伏望
長老收留長老各曰這個
事緣是光輝老僧山明容
身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
出公來心見得那杯茶的好
好處有詩為証

玉蕊金井真絕品
僧家製造甚工夫
克豪器因香雪白
懶眼湯中細浪鋪
戰退困魔離枕席
增添清氣入肌膚

火光分
外猛烈
堅軍亂
眾將各自混戰止有祖茂跟定孫
堅突圍而走皆沒華雄追來堅取箭連放兩箭皆被
華雄躲過再放第三箭時因用力太猛拽折了鵲阿
弓只得棄弓縱馬而走祖茂曰主公頭上赤幘射目
為賊所識認可脫幘與其戴之祖茂智勇忠堅脫
情換茂盔孫堅脫分兩路而走雄軍只望赤幘
者追趕堅乃從小路得脫祖茂被華雄追急將赤幘
掛於人家燒不盡的庭柱上却入樹林潛躲華雄前
於月下遙見赤幘四面圍定不敢近前可知孫英
用箭射之方知是計遂向前取了赤幘祖茂平林後
殺出撞雙刀欲尋華雄大喝一聲將祖茂一刀砍
于馬下殺至天明雄方引兵上關程普黃蓋嚴肅都

玉蕊金井真絕品
僧家製造甚工夫
克豪器因香雪白
懶眼湯中細浪鋪
戰退困魔離枕席
增添清氣入肌膚

程普黃蓋嚴肅都
各處軍漢出身因見此世
歡幸情願棄俗出家伏望
長老收留長老各曰這個
事緣是光輝老僧山明容
身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
出公來心見得那杯茶的好
好處有詩為証

仙茶自合桃源種

不許移根傍帝都

茶能得道長老便與自生
分付監寺安排辦齋與他
剃度衆僧私處直道這人
不似出家人的模樣時開
雙眼似賊一般不可剃度
此人恐後男及山門長老
曰待我入定去看一看禁
了一炷香遂上禪椅盤膝
而坐入定去了一炷香過
恰纔回來對衆僧曰此人
上應天星雖然眼不見

來尋見孫堅再收拾軍馬屯札豈爲折了祖喪傷感
不已星夜遣人報知袁紹紹亦驚曰不想孫文吉敢
干華雄之手便聚衆諸侯商議衆人都到只有公孫
瓚與至紹請入帳列坐紹曰前日飽將軍之弟不遵
調遣擅自進兵殺身喪命折了許多軍士今者徐友
直之取于華雄挫動銳氣爲之奈何徐友直
諸侯並皆不語紹舉目遍視見公孫瓚背後立着
三人容貌異常都在那裏冷笑此處應寫劉關張
後立着豈不可怪問曰公孫太守背後何人瓚呼之
德出曰此吾自幼同舍兄弟平原令劉備是也曹操
曰莫非被黃巾劉玄德乎備是他瓚曰然即令劉玄
德拜見瓚將玄德功勞曲其出身細說一編紹曰既

後却清淨汝等皆不能及

可記吾言衆僧依從長老

請員外曾達赴齊已畢趙

員外取出銀兩買辦物料

變吉日鳴鐘撞鼓在法堂

會集五百僧人都在法

堂下員外取出信香香燭

向法座前禮拜宣誦已罷

行重別曾達到法堂座下

淨髮僧先把一週遭頭髮

剃了却待別處善僧連日

留了這些兒還酒家也好

衆僧忍笑不住智長老

是漢室宗派取坐來命坐

是漢室宗派取坐來命坐袁本初只重家世備遂謝

紹曰吾非敬汝名實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玄德乃

坐於末位關張拱手侍立於後忽探子來報華雄引

鐵騎下關用長竿挑着徐太守赤帟好照來寨前大

罵搦戰紹曰誰敢去討袁術背後轉出驍將俞涉曰

小將願往紹喜便着前涉出馬即時報來俞涉與華

雄戰不三合被華雄斬了盡鳥衆大驚太守顧曰

吾有上將潘鳳可斬華雄紹急令出戰潘鳳手提大

斧上馬去不多時飛馬來報潘鳳又被華雄斬了用

勢越懶得雲長聲勢衆皆失色紹曰可惜吾上將

顏良文醜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懼華雄親人此數語

長言未畢階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

長言未畢階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

長言未畢階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

在法座上曰眾人聽念過獻於帳下更耐不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三寸草不留六根清淨尺丹鳳眼臥垂眉如雷轟聲如巨鍾立於帳前與汝剃頭免得爭競問何人即異日殺項良公孫瓚曰此劉立德之弟開羽也紹問見是何賊瓚曰跟隨劉立德充馬弓手帳上袁術大喝曰汝欺吾眾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平安敢亂言與我打出一弓手今日且為王為帝為公今何在哉即為雲長執鞭雲長之馬亦不肯也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智教出馬如其不然袁術曰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所笑紹其乃

靈光一點價值千金
佛法廣大賜名智慧
長老賜名已罷禮度成僧
將下來書記僧道寫了度牒又賜法衣引上法座前
上馬即關公曰酒且斟下某復求出帳提

摩西受戒一要皈依三寶
二要皈依佛法三要恭敬
師父此是三皈五戒者一
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
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
不要妄語受戒已罷趙員
外請眾僧到雲堂赴齋引
智深來拜眾師兄引去僧
堂後叢林裡選佛場打坐
當夜無事次日員外齊所
長老引眾僧送山門員
外曰智深乃是愚鹵直人
早晚禮數不到看吾薄面

刀飛身上馬眾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震喊聲大震
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眾皆失驚亦用虛寫妙王欲探聽
驚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
酒尚溫為得百後人有詩讚之曰
威鎮乾坤第一功 轅門回鼓響鏗鏘

雲長停盞施英勇 酒尚溫時斬華雄
曹操大喜只見玄德背後轉出張飛高聲大叫俺哥
哥斬了華雄不就這裏殺入間去活拿董卓更待何
時快人袁術大怒喝曰俺大臣尚自謙讓量一縣令
手下小平安敢在此耀武揚威都與我趕出帳去袁

俗物與德何不以老拳斬送之世間此曹操同得功
等俗物極多一該以之奉送之也曹操同得功
早晚禮數不到看吾薄面者賞何計貴賤袁術曰既然公等只重一縣令我

早晚禮數不到看吾薄面者賞何計貴賤袁術曰既然公等只重一縣令我

凡事慈悲又喚智深分付
曰賢弟從今凡事自宜自
戒保重一春衣裏服早
晚我使人送來智深答云
謹依言語自相辭而去
長老亦引眾僧回來那智
深到晚放翻身睡羅羅十
字倒在禪床上睡鼻息如
雷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就
在佛殿後撒屎撒尿言三
語四侍者四五次對長老
說智深全然沒些似出家
人的體面叢林中如何容
得此人長老曰且看他三
日

陽力十里軍馬到關軍令呂布領三萬軍去關前扎
住大寨卓自在關上屯住流星馬探聽得報入袁紹
大寨裏來紹聚眾商議操曰董卓屯兵虎牢截俺諸
侯中路今可勒兵一半迎敵紹乃分王匡喬瑁鮑信
袁遺孔融張揚陶謙公孫瓚八路諸侯往虎牢關迎
敵操引軍往來救應八路諸侯各自起兵河內太守
王匡引兵先到路先是一呂布帶鐵騎三千飛奔來迎
王匡將軍馬列成陣勢勒馬門旗下看時見呂布出
陣頭帶三叉束髮紫金冠體挂西川紅錦百花袍身
披獸面吞頭連環鎧腰繫勒甲玲瓏獅鬚帶背後隨
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風赤兔馬果然是人中呂布馬
中赤兔寫呂布聲勢愈王匡回頭問曰誰敢出戰後

得此人長老曰且看他三
日
之面目此無人敢說智深
在寺中攪了五個用時遇
初冬天氣晴明智深行出
山門行到半山亭子上坐
了為思自往常酒肉不離
口如今教酒家做和尚餓
得乾瘦了趙員外這幾日
也不使人送些酒肉來洒
家吃正想聞只見遠遠有
個漢子挑着擔桶一手拿
個鉢子唱曰
九里山前做戰場

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動烏江水

好似虞姬別霸王

智深見那漢子挑擔桶來

亭子上歇智深問曰漢子

你那桶裡甚麼東西那漢

子曰好酒智深曰多少錢

一桶漢子曰我這酒挑上

去只賣與做生活的吃本

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酒

與和尚吃時長老追去本

錢趕出屋去俺們都是等

的本錢住本寺的屋宇怎

面一將縱馬挺鎗而出匡觀之乃河內名將方悅兩

馬相交無五合被呂布一戟刺於馬下挺戟直衝過

來匡軍大敗四散奔走有東西衝殺如入無人之境

幸得喬瑁袁遺兩軍皆至又是兩路人馬來救王匡呂布方

退三路諸侯各折了些人馬退三十里下寨隨後五

路軍馬都至又是五路人馬入路一處商議言呂布

英雄無人可敵此時袁術可不以四世三公四字退却呂布也正慮間小校

報來呂布搦戰各路諸侯一齊上馬軍分八隊布在

高岡遙望呂布一簇軍馬繡旗招颭先來衝陣黨

太守張揚部將穆順出馬挺鎗迎戰被呂布手起回

戟刺於馬下眾大驚北海太守孔融部將武安國使

鐵鎚飛馬而出呂布揮戟拍馬來迎戰到十餘合

致責與你吃智深曰酒家

也不殺你只問問你買酒

吃把漢子只一脚踢得做

一堆踉蹌在地智深把那

兩桶酒吃了一桶便曰明

日來寺裡計錢那漢子方

纔痛止那里敢計錢將酒

分做兩半桶挑着下山去

了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

日酒湧上來把皂直裰褪

膊下來把兩隻衫袖纏在

腰間露出背脊上花綉來

搵着兩個膀子走上山來

戰歎斷安國手腕棄鎗于地而走八路軍民齊出救

了武安國呂布退回去了眾諸侯圍寨商議曹操曰

呂布英雄無敵可會八路諸侯共議良策若擒了

呂布董卓易誅耳正議間呂布復引兵搦戰八路諸

侯齊出公孫瓚揮柳親戰呂布戰不數合瓚敗走呂

布縱赤兔馬趕來那馬日行千里飛走如風看看趕

上布舉面戰望瓚後心便刺傷邊一將圍睡環眼倒

豎虎鬚挺丈八蛇矛飛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瓚入

張飛在此殺華雄先寫雲長戰呂布見了棄了公孫

瓚便戰張飛抖擞精神酣戰呂布連鬪五十餘合

不分勝負雲長見了把馬一拍舞八十二筋青龍偃

月刀夾攻呂布三匹馬丁字見斬殺戰到三十合

看看來到山門下兩個門
子裏見拿着竹篋攔住喝
曰係是佛家弟子如何吃
得爛醉上寺你也見庫局
的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吃
酒決打四十趕出寺去如
門子縱容醉僧入寺亦責
十板你快下山饒你幾下
竹篋智深睁开雙眼罵曰
八娘賊你兩個敢打我使
和你打門子見勢頭不好
一個入來報監寺一個虛
拖竹篋攔住智深把那門

戰不倒呂布劉玄德雙股劍驟黃鬚萬刺刺裏也
來助戰這三個圍住呂布轉燈兒般斬殺今自走馬
戰呂布故事穴路火馬都着得呆了其實好看此時
這便是殺得穴路火馬都着得呆了其實好看此時
得呂布架隔遮擋不定着着之德面上虛刺一戟之
德意閉呂布蕩開陣角倒拖面戟飛馬便回三個那
裏首指拍馬趕來八路軍兵喊聲大震一齊掩殺呂
布軍馬望關上奔走玄德關張隨後趕來古人曾有
篇言語單道着玄德關張三戰呂布
漢朝天數當桓靈災紅日將西傾奸臣董卓廢
少帝劉協懦弱魏曹操傳檄告天下諸侯奮
怒誓興兵議立袁紹作盟主誓扶王室定太平溫
侯呂布世無比雄才四詔誇英偉護驅銀鎗

子臉上一掌打倒在山門
下跟跟踉踉擲入寺來監
寺便叫老郎火玉三十人
各執木棒迎着智深智深
望見大喊一聲大踏步穩
八來眾人忙退入殿閣上
亮隔門智深一拳一脚打
開奪條棒從殿裡打將出
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
老急引侍者直到廊下喝
曰智深不得無禮智深見
了長老撒了棒向前對長
老說個話曰智深吃了兩

鱗東髮金冠簪雉尾參差響獸平吞錯認銀袍
飛鳳起龍駒跳踏起天風回戰熒煌射秋水出關
搦戰誰敢當諸侯膽裂心惶惶踉出燕人祇認德
手提蛇矛交人餘虎鬚倒豎翻金線環眼圓睜起
電光酣戰未能分勝敗陣前惱起關雲長青龍寶
刀爆霜雲鷲武戰袍飛蛟蝶馬蹄到處神曠自
前一怒應流血真雄玄德掣雙鋒計撒天威施勇
烈三人圍繞戰多時遮攔架隔無休歇喊聲震動
天地衝殺氣迷漫半空雲呂布力窮尋走路遙望
家山拍馬望倒拖回棹方天戟亂散鎗金五彩旗
頓斷絨絛走赤兔馬身上虎牢關
三人直趕呂布到關上西風飄動首羅傘

統酒他眾人便來打我長蓋張飛大叫此必董卓遣人布有甚強處不如先拿
老曰你快去睡明日講話董賊便是斬草除根快人拍馬上關來擒董卓每回
智深曰俺不看長老面酒家打死你那幾個夜叉人語妙絕正是
訖向禪床上去睡了眾僧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回
曾諫師父休留此人果然被金關董直行兇
無故前惡天子則比於蒙塵無端而遷百姓則
等於流氣天子不易這百姓更難言漢武從
關中家像當者而徙之其骨者不申徙也今
董卓被官戶而徙貧民富者既死於罪貧者復



侍者喚智深時尚未起來侍者叫起來智深穿了直
裊走出僧堂却在佛殿後散糞侍者曰長老叫你說
話智深同侍者來見長老長老曰你雖是個武夫出
身員外剃度了你曾摩頂受戒教你不可貪酒你昨
日如何吃得大醉打了門子損壞殿上殊紅隔子我
不看員外面上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合掌拜
曰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

死於徙民生其時富亦死貧亦死詩曰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其不在周宜而在漢獻乎
平王居東而周衰光武居東而漢興其故何也
一則能誅王莽而冠履之分明一則不能討申
侯而君臣之義滅也盤庚復成湯之故宅而殷
盛獻帝復高祖之故土而漢亡其故何也一則
天子當陽而曲達其迂續民命之情一則暴臣
當國而大逞其劫奪民生之惡也總之君尊則
治君卑則亂民安則治民危則亂安在西方之
必勝于東而新都之宜復其舊哉
觀董卓行事是愚蠢強盜不是權詐奸雄奸雄
必要結民心奸雄必假行仁義今焚宮室廢陵

又早飯又用好言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智深教回僧堂去了且說智深自從吃醉了酒鬧了一場一連三四個月不敢出門忽一日是二月天氣智深離了僧房信步出山門外猛聽得山下叮噹响聲走下山看時却是一市鎮約有五七百家諸般買賣都與智深耳目知有這個去處奪他那相酒吃却下山去自家買些

寢殺百姓擄賞財不過如張角等所為後人並稱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遠甚人各一心不能成事蘇秦洹水之約所以不久而散也前者孫堅欲戰而袁術沮之今者曹操欲戰而袁紹復沮之使有志之人動而擊時可勝嘆哉至于劉表徒負虛名不聞其得曹操之檄而討董卓但見其奉袁紹之書而截孫堅其無用可知矣于軍易得一將難求眾將易得主將難求為從者萬輩不若為首者一人之重也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此語可垂于古曹操幾死者三獻刀而逃為中軍軍士所獲

止脊身地鄭名姓在地下漸漸沒過邊等思曰他只要痛打這厮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脫身快走恨意回頭指着那厮道你詐死洒家慢罵你理會人踏去去了待以時令知他利害誰敢信他信者回去急急捲了衣服悄悄提了短棒奔出山門走了鄭屠家中眾人救下牛口不活妻子送來府尹處告狀府尹看罷自管差役

前騎懸酒一瓶手携果菜而來又問曰伯賢何故使去探曰被罪之人不敢久在伯賢曰吾已心何家入幸一猪相疑通來人內良人正為分付也伯賢曰君何憎一猪也請轉騎不顧策馬便行行不數步忽拔劍復叫伯賢曰伯賢者何人伯賢回顧看時操揮劍欲伯賢手驢下刀殺之結義兄弟也而既殺其家復殺其身此等見識官大驚出言阿瞞真堪復現劉關張三人作狗兔天宮大驚伯賢曰伯賢到家見殺幾多人安肯干休若率眾來追必遭其禍矣此等見識官曰知而故殺六不義也操曰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此等見識伯賢曰伯賢到家見殺幾多人

客府中提轄不敢擅自提
拿府尹隨即上請去見
魯景曰府中提轄
故打死鄭屠不曾回過
不敢擅自提拿
了一驚尋思這官廷
武藝公犯人命事偷如何
救得他乃同府尹曰
乃是我父親之姪處軍
官撥他來做提轄
了人命之罪你司拿他
問如若洪招明白
開父親和弟方可
魯景曰府中提轄
故打死鄭屠不曾回過
不敢擅自提拿
了一驚尋思這官廷
武藝公犯人命事偷如何
救得他乃同府尹曰
乃是我父親之姪處軍
官撥他來做提轄
了人命之罪你司拿他
問如若洪招明白
開父親和弟方可

設心狠毒非良士
操卓原來一路人
第五回
破關三英戰呂布
董卓不亂諸鎮不起
卷三三國之所自來也
故先叙曹操殺機

吃行不幾步却見一個
打鐵師傅深入舖間曰鐵
博士有好鋼鐵麼博士曰
師父問鐵怎麼智深曰酒
家要打條禪杖并口戒刀
博士曰不知師父要打多
少重的智深曰酒家要打
一條重一百斤的博士笑
曰小人不怕打不得只怕
師父使不動便是關聖那
把偃月刀也只有八十二
斤重師父若依我說只打
一條六十二斤重的小磨

死也陳宮於客店欲殺之二死也樂陽之戰中
箭墮馬三死也脫此三死人為曹幸我獨為操
恨恨其不得以一死成忠義之名天下固有生
不如死者此類是也
玉璽琢自祖龍則祖龍以前夏商周之為天子
何嘗有玉璽耶况祖龍三十六年玉璽失而復
得而祖龍即于明年死則是失之不足憂得之
不足喜也孫堅舉動頗有忠義之氣一得玉璽
而忽懷異心亦其見之不明耳
却說張飛拍馬趕到關下關上矢石如雨不得進而
回八路諸侯同請玄德關張賞功使人去袁紹寨中
報捷紹遂移檄孫堅令其進兵

福杖員要你五兩銀子連工錢也有不智深因俺就與你五兩銀子還有些碎銀子與你去買幾碗酒來我吃博士自你自盡買小人要趕趕生活不及相陪智深便離了鐵舖行不數步見一家有箇酒竿子掛在屋簷下智深人到裡面坐下斟酒將酒來與酒家吃店主曰師父恕罪小人房屋本錢都是寺裡的長老已有法得便是小人開

給進兵不請領而堅引程普黃蓋至寨中相見堅以杖畫地曰董卓與我本無讐隙今我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來決死戰者上為國家討賊也何者下為將軍家門之私指袁隗受害此句責他無親而將軍却聽讒言不發糧草致堅敗績將軍何安術惶恐無言命斬進讒之人以謝孫堅怒人報堅曰關上有一將乘馬來寨中要見將軍堅辭袁術歸到本寨喚來問時乃董卓愛將李傕曰汝來何為傕曰丞相所故者惟將軍耳今特使傕來結親丞相有女欲配將軍之子應婚婦矣堅大怒叱曰直逆天無道漢王當享欲如其來堅大怒叱曰直逆天無道漢王當享欲娶其女汝以謝天不妄肯與逆賊結親耶誓不斬汝汝當速去早早離關饒你性命倘若遲誤粉身碎骨



賣酒與寺裡僧人吃使妻追去本錢趕出屋去師父休怪智深口胡亂言此與酒家吃俺不說是你家的便了店家曰胡亂不得師父別家去吃智深只得起身出了店門走過三五家皆如前說智深尋思一計遠遠看見市稍有個酒店

孫堅是漢子李傕抱頭鼠竄因見董卓說孫堅如此無禮卓怒問李儒儒曰温侯新敗兵無戰心不若引兵回洛陽遷帝于長安以應童謠近日街市童謠曰西頭一箇漢東頭一箇漢鹿走入長安方可無難童謠甚奇臣思此言西頭一箇漢乃應高祖旺于西都長安傳一十二帝東頭一箇漢乃應光武旺于東都洛陽今亦一十二帝李儒所解不合童謠蓋東頭一箇漢乃指許都西頭一箇漢乃指蜀也天運合回丞相遷回長安方可無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實不悟遂引呂布星夜回洛陽商議遷都聚文武於朝堂卓曰漢東都洛陽三百餘年氣數已衰吾觀旺氣實在長安吾欲奉駕西幸汝等各宜促裝司徒楊彪曰關中殘破零落今無故指宗廟棄皇陵

傍村酒店幾多年斜倚桑麻古道邊白板橋鋪宿客坐

司徒楊彪曰關中殘破零落今無故指宗廟棄皇陵

矮雞雀用棘刺編

滿漢雜成黃米酒

柴門挑出布青帘

更有一般堪笑處

牛屎泥牆画酒仙

智深走入店裡坐下叫曰

店家賣酒酒家吃店家曰

和尚你是那裡來的智深

曰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

此經過店家曰你若在五

台山寺裡的教頭不敢買

與你吃智深曰不是可快

將酒來店家曰你要多少

恐百姓驚動天下動之至易安之至難望丞相察

此從百姓起見言

民居不可動搖

卓怒曰汝阻國家大計耶太尉黃

琬曰楊司徒之言是也往者王莽篡逆更始赤眉之

時焚燒長安盡為瓦礫之地更兼人民流移百無一

二人棄宮室而就荒地非所宜也

卓曰關東賊起天下播亂長安有峭函之險更近隴

右木石磚瓦尅日可辦宮室營造不須月餘汝等再

休亂言司徒荀爽諫曰丞相若欲遷都百姓騷動不

可矣荀爽之意亦

卓大怒曰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

哉捨却百姓安有天下即有罷楊彪黃琬荀爽為庶

民卓出上車只見二人望車而揖視之乃尚書周勃

城門校尉伍瓊也卓問有何事

勃曰今聞丞相欲遷

都長安故來諫耳卓大怒曰我始初聽你兩箇保用

袁紹今紹已反是汝等一黨

斬首遂下合遷都限來日便行李儒曰今錢糧缺少

洛陽富戶極多可籍沒入官但是袁紹等門下殺其

宗黨而抄其家資必得巨萬

卓即差鐵騎五千遍行捉拏洛陽富戶共數千家揮

旗頭上大書反臣逆黨盡斬于城外取其金貨

之曰富戶而必借逆黨為名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三散之誠李催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前赴

長安徒所得何罪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

死于溝壑者不可勝數又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



酒智深曰休問多少只顧

篩來一連吃了十數碗

深又問有甚麼肉把一盆

來吃店主曰早來有牛肉

都賣了只有狗肉師父吃

不吃智深曰最好把銀子

付與店家買了半隻熟狗

用手扯吃又吃了十數碗

酒又討酒來店主看見

達吃得醉了曰師徒只吃

這些罷智深睜起眼曰酒

家又不日吃你的管我怎

的店家只得依舊將來智

吞啼哭之聲震動天地

卓臨行教

深又吃了只刺得一脚踏狗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并放火燒宗廟宮府南北
腿揣在懷裡離了店門走
到半山亭子上酒却湧上
來心中何日偷多時不曾
拽拳使脚覺得身體困倦
且使幾路頑頑使得手順
只一膀子打在亭子柱上
只聽得一聲响噠把亭柱
打倒亭子塌了半邊兩個
門子又聽得半山裡响出
來看時只見智深一步一
擡槍上山來兩個門子曰
這箇又醉了可把山門
民墳塚殆盡黃巾賊反不董卓裝載金珠緞疋好物
數千餘車劫了天子并后妃等竟望長安去了王莽
金膝而學之要做假聖人卓不知有盤庚而學之竟做真強盜却說卓將趙容卓
已棄洛陽而去便獻了汜水關孫堅驅兵先入玄德
關張殺入虎牢關諸侯各引軍入且說孫堅飛奔洛
陽遙望火燄冲天黑烟鋪地二三百里並無雜人
烟堅先發兵救滅了火令眾諸侯各于荒地上屯住
軍馬曹操來見袁紹曰今董卓西去正向東勢追襲
本初按兵不動何也眾諸侯中紹曰諸侯疲困

捨了只在門縫裡看那智
深到山門下見開了門
把拳頭擂鼓一般敲了一
回扭過身來看見左邊門
金剛喝一聲曰這個無天
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
頭唬酒家拿起一根柘木
把金剛腿上便打幾般的
泥和顏色都脫了支轉身
來看右邊的金剛喝一聲
曰你這廝張開大口也來
笑酒家把那金剛脚上也
打了幾下只聽得一聲响

進恐無益請夫操曰董卓焚燒宗廟宮府南北
震動不知所歸此天子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
公何疑而不進袁曹此眾諸侯皆言不可輕動
曹操大怒曰豈子不足與謀遂自引兵萬餘領身
俾夏侯淵曹仁曹洪李典樂進星夜來趕董卓
是輕且說董車行至樂陽地方太守徐榮出迎
曰丞相新棄洛陽防有追兵可教徐榮伏軍樂陽城
外山塢之傍若有兵追來可竟放過待我這裏殺敗
然後截住掩殺今後來者不敢復追若十八路齊去
之可恨人馬卓從其計又令呂布引精兵歇後
布正行間曹操一軍趕上呂布大笑曰不出李儒所
料也將軍馬擺開曹操出馬大叫逆賊劫遷天子流

那曹孟剛從亭臺上倒撞從百姓將欲何往呂布罵曰皆士儒夫何得妄言其
下亦猶深大笑兩個門子侯惇挺鎗躍馬直取呂布戰不數合李催引一軍從
去報長老長老曰休要惹左邊殺來操急令夏侯淵迎敵右邊喊聲又起郭汜
他只見首座職事僧人都引軍殺到操急令曹仁迎敵三路軍馬勢不可當夏
到方丈裏說這野僧今日醉得不好將半出亭子出
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奸長老曰自古天子不
怪醉漢若其打壞金剛亭子趙員外自會來修整你
眾人只好迴避他你們見他前日行爲麼衆僧出方
丈都曰好個圓圓行的長操翻身落馬被二卒擒住使請者只見一將飛馬回



老叫門子你休開門智深在外大叫曰入娘的賊禿
驢不放入寺時放把火燒了寺哩衆僧曰若不開
時真個做將出來只得叫門子把門拴拽了飛走入
房衆僧各自迴避智深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擗將
入來跌了一交將起來把頭撲一摸直奔入禪佛
場禪和子都吃了一驚盡低了頭智深走到禪床邊便
吐汚食衆僧都聞不得那來揮刀欲死兩箇漢下馬攸起曹操不謂竟有此
此處方知月明如晝四下裏殺保好惟此月操視之
如畫故一來便見黑點中正自操著也操視之
乃曹洪也操曰吾死于此矣賢弟可速去洪曰公急
上馬洪願步行操曰賊兵趕上汝將奈何洪曰天下
可無洪不可無公曹洪真好兄弟乃不從一家起操
見而以天下起見所以更前操
曰吾若再生汝之力也操上馬洪脫去衣甲拖刀跟
馬而走天下可無洪曹約走至四更餘只見前面一
條大河阻住去路後面喊聲漸近使請者操曰命
已至此不得復活矣洪急扶操下馬脫去袍鎧自操
渡水此時又纔過彼岸追兵已到隔水放箭操帶
水而走嚇殺比及天明又走三十餘里土岡下少歇
忽然喊聲起處一彪人馬趕來却是徐榮從上流渡

鼻智深吐了一回吐將起
來要睡把直裰帶子都扯
斷了落下那狗腿來曰好
好正肚飢扯來便吃禪和
子看見遠遠的躲開智深
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
的和尚曰你也吃些那和
尚把兩隻袖死掩了口智
深曰你不吃將肉望下首
的口裡塞去那和尚躲不
過却待下禪床走智深把
他耳朶揪住將肉便塞對
河來道使請者又操正慌急間只見夏侯惇夏侯淵
引千數騎飛至大喝徐榮勿傷吾主此不謂又有徐榮
便奔夏侯惇挺鎗來迎交馬數合惇刺徐榮于馬
下殺得殺散餘兵隨後曹仁李典樂進各引兵到
見了曹操憂喜交集聚集殘兵五百餘人同回河內
曹操此一戰却說眾諸侯分屯洛陽孫堅救滅宮中
餘人屯兵城內設帳于建章殿基上今軍士掃除
宮殿瓦礫凡軍車所掘陵寢盡皆掩閉于太廟基上
草創殿屋三間請眾諸侯立列聖神位宰太牢祀之
孫堅心中舉動天是可見觀衆畢皆散歸寨中是夜星月交輝明
自來還自去更無公倚干欄乃按劍露坐仰觀天文見紫微垣中
白氣瀾瀾擊嘆曰帝星不明賊臣亂國萬民塗炭矣

床五個禪和子過來勸時城一空言說不覺淚下
那智深丟了狗肉提起來悲慘空酒淚數語可
頭去那光腦袋上只寫道當唐人楊古詩數首
滿堂僧衆大喊起來光起于井中
智深便拔了一條真脚直亦使讀者
打到堂上只見長老喝堅喚軍士點起火把下井打
曰智深不得無禮眾僧也早放人之時却在
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張讓作亂之時
了十數間見長老各自高樣裝束項下帶一錦囊取開看
退去智深撇了桌腳叫曰時內存硃紅小匣用金鎖鎖着
長老與滿家作主長老曰時內存硃紅小匣用金鎖鎖着
智深你早殺了老僧前番時內存硃紅小匣用金鎖鎖着
酒醉搗擾一場你今番又時內存硃紅小匣用金鎖鎖着

在在樂陽上看月又在傳殿
基上看月月色愈令人清愈
此婦人之
此婦人之
前云不見了傳國
玉函今于此處還
他下落妙
堅得聖乃開程普普曰此傳國聖也此王
補前文
是者曰本和于荆山之石見鳳凰樓于石上載而進
之楚文王解之果得玉秦二十六年令良工琢為璽
李斯篆此八字于其上
應上篆文
二十八年始皇巡

如此佛禮攬得眾僧捨堂
而進這一個罪孽非是不可
我這五臺山文殊菩薩道
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
如何容得你你且隨我來
方丈裡宿一宿明日安排
你一個去處智深跟長老
到方丈歇了次日長老修
書一封使人到趙員外庄
上報知又叫侍者取領皂
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
喚過智深分付曰你前一
次却是悞犯今一次不可
得至洞庭湖風浪大作舟將覆急投玉璽于湖而止
未嘗入井
先曾入湖至三十六年始皇巡狩至華陰有人持電
進道與從者曰將此還祖龍言訖不見此璽復歸于
秦始皇得璽于活人明年始皇崩得璽即死又後來
孫堅得璽于死婦何敢乎璽也
子嬰將玉璽獻與漢高祖後至王莽篡逆孝元皇天
后將印打王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金鑲之應上角缺
光武得此璽于宜陽傳位至今近間才常侍作亂劫
少帝出北郭回宮失此璽又前大今天投主公必
有登九五之分孫堅收璽實因此處不可久留宜速
回江東別圖大事汝言正合吾意明日便當托
疾辭歸孫堅一得玉璽商議已定論車士勿得波
疾辭歸孫堅一得玉璽商議已定論車士勿得波
疾辭歸孫堅一得玉璽商議已定論車士勿得波
疾辭歸孫堅一得玉璽商議已定論車士勿得波

亂了情現你這等做甚
不好我看趙員外面上與
你這封書投一個去處安
身智深曰師父教徒弟那
里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禪林辭去入禪林

知己相逢義斷金

且把威風驚破膽

慢將妙理說禪心

綽名人號花和尚

為進身之計連夜偷出營寨來報袁紹紹與之賞賜
暗留軍中次日孫堅來辭袁紹曰堅抱小疾欲歸長
沙特來別公紹笑曰吾知公疾乃害傳國璽耳且堅
失色曰此言何來紹曰今與兵討賊為國除害玉璽
乃朝廷之寶公既獲得當對眾留于盟主處也懷
候誅了董卓復歸朝廷今匿之而去意欲何為堅曰
玉璽何由在吾處紹曰建意毀井中之物何在堅曰
吾本無之何強相逼紹曰作速取出免自生禍堅指
天為誓曰吾若果得此寶私自藏異日不得善終
死于刃箭之下今之盜物者極會賭眾諸侯曰文
臺如此說誓想必無之紹喚軍士出曰打撈之時有
此人否堅大怒拔所佩之劍要斬軍士紹亦拔劍

道號清名魯智深

俗原字時終正果

眼前爭奈沒知音

長老曰我有個師弟在東

京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

解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

他討個職事僧做暗汝四

句偈言你可終身記取智

深跪下曰酒家願聽長老

說四句偈曰

遇林而起 遇山而宿

遇水而興 遇江而止

智深聽罷拜了長老者起

目汝斬軍人乃欺我也紹背後顏良文醜皆被劍出

鞘堅善後程普黃蓋韓當亦舉刀在手眾諸侯一齊

勸任堅隨即上馬拔寨離洛陽而去去了一首紹大

怒遂寫書一封差心腹人連夜往荆州送與刺史劉

表就教路上截住奪之伏次日人報曹操遣董卓戰

于樂陽大敗而回紹令人接至寨中會眾道酒酣操

解悶孫堅無心對只曹飲宴開操嘆曰吾始興於義

為國除賊諸公既仗義而來操之初意欲煩本初引

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固守成軍據險今此水

大役制其險要公路率南陽之軍今此水討人武關以

震三輔皆深備高壘勿與戰益為今此水兵示天下形勢

以非謀逆可立定也是良策今遲疑不進大失天下

包裏辭了眾僧離五台山

逕到鐵匠鋪打了禪杖戒

刀就行過了數百趙員外

自將錢物求五臺山再塑

金剛重修亭宇不表且說

智深行了半月路不投寺

院只投家店安身自日間

酒肆裡買吃在路免不得

肌殮渴飲夜使曉行一日

正行之間會着山明水秀

不覺天色已晚錯過了宿

店但見

山影深沈樾陰漸沒綠

之切在其屬今此水無巨可對既而崩散操見紹等

各懷異心料不能成事自引軍投揚州去了又去了

人公孫瓚謂立德關張曰袁紹無能為也久必有變

吾等且歸遂拔寨北行又去了至平原今立德為

平原相自去守地查軍在州太守劉岱問東郡太守

喬瑁借糧瑁推辭不與岱引軍突入瑁營殺死喬瑁

盡降其眾袁紹見眾人各自分散就領兵拔寨離洛

陽投關東去了好箇盟主却說荆州刺史劉表字景

升山陽高平人也為漢室宗親幼好結納與各士七

人為友時號江夏公劉表從那七人汝南陳翔字

仲麟同郡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渤海范康

字仲真山陽檀敷字友友同郡張儉字元節南陽岑

傷影裡時聞鳥鶴歸林
雁字公孝劉表與此七人為友今之彼此各流自謂名士者皆劉表類也
紅杏林中每見牛羊入
巷殘日帶烟生碧雲斷
霞映水散紅粧溪邊釣
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跨
犢歸

智深又趕行了數里望見
林子裡一所庄院奔到庄
前與庄客曰小僧失了宿
店欲借貴庄歇宿一宵明
早領行李客曰我庄主今
有事出外不得見一個
老丈出來却是大和尚深
曰汝若要我聽信將隨軍行禮任我搜看堅怒曰汝
將欲反耶堅曰吾若有此物死寸刀箭之下只管表
景升何故信袁紹之書相逼鄰郡表曰汝匿傳國璽
鼓齊鳴乃劉表親自引軍來到孫堅就馬上施禮曰
護心鏡瑁撥回馬走孫堅乘機殺過界口山背後金
蓋出戰蔡瑁舞刀來迎關到數合蓋揮鞭打瑁正中
何私匿傳國之寶可速留下放汝歸去堅大怒命黃

便曰小僧五臺山來前蒙
上東京去幹事今晚借貴
庄歇一宵大公曰既是五
臺山僧人隨我進來智深
跟大公道到正堂分賓主
而坐智深曰敢問老丈高
姓大公曰老漢姓劉此處
喚作桃花村敢問師父清
號智深曰俺師父是智真
長老與俺取名智深大公
曰請師父吃些晚飯不知
肯吃葷腥否智深曰不忌
葷酒但有便吃大公教庄

有何力敢小覷我方欲交兵劉表便退堅縱馬趕去
兩山後伏兵齊起背後蔡瑁蒯越趕來將孫堅困在
垓心正是
玉璽得來無用處 反因此寶動刀兵
畢竟孫堅怎地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五臺山僧人
五臺山僧人